



祝君波： 上海收藏家大会的首席义工

大会筹办过程几经曲折

祝君波坦承,因为史无前例,也因为今年是一个多事之秋,大会筹备工作经过多次调整,尤其是筹办团队是一个扁平化的结构,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

祝君波说,大会筹备时碰到的各种困难中,最大的是收藏家对会议的不理解,因为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。“你无法跟他们说清楚收藏家大会是个什么东西。”不过,最后海外藏家来了200多人,国内藏家来了600多人,这应该说是个了不起的成绩。从不相信到相信,从不认同到认同,最后他们是很感动的。在大会第二天苏州参观后的晚宴上,他们个个跑到台上自告奋勇地发言,很感人。

祝君波透露,筹备期间大会的定位做了几个重要的调整。首先是这次会议以文化为立足点,从重投资转向重文化,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向,而且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同。收藏家觉得这两年整个收藏比较多地强调投资理财,讲商业、讲赚钱太多了,以拍卖行情为主导,甚至很多拍卖价格都是虚假的。这次会议是个重要的信号,就是业界需要大张旗鼓地研究收藏文化,收藏者本身是个文化人,其次才是投资,不能把投资放在第一,这是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,也是一个重要的设计。第二就是听了台湾一些收藏家的意见,把藏家当作主角,然后是跟收藏相关的艺术家、文化人、媒体界为主体,拍卖行的人不能唱主角。第三,就是改变了最初有过的办展览的想法,这是和汶川地震以后压缩行政经费有关的。

他说:“我们的工作团队是个自愿者团队,不是一个公司,也不是一个单位。我本人就是首席义工,用业余时间做这个会议。这样做非常艰苦,开始时我担心这个团队不能做好,但做下来后我们觉得是创造了文化体制里办会的一个模式,从最少的2个人开始,到最多的时候49人参加,全部都是临时的,大家完全就是靠一种事业心,报酬虽然

很低,但都很感动,学到了很多。”

三本大会文献受追捧

祝君波指出,“很多收藏家没有时间来写文章,也不会写,但是开口说容易得多。我就想到要搞一个采访,全球性的采访,让他们来说。”

祝君波请了四个年轻人来做采访,包括英国留学回来的,也有硕士生、本科生。“我圈了一个采访名单,最早是要做50个人的访谈,没有想到后来做到了62个人,而且都整理出来了。”祝君波透露,采访境外藏家,一开始的办法是,知道这个人路过上海就抓住他,比如在上海做了王定乾、黄君实的采访。但还不行,香港就事先预约了一大堆收藏家,派了2个人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去采访。美国、新加坡则是请到一个媒体人员兼职采访。

此外还组织了50篇左右的论文。祝君波表示,这些论文基本上是我们定向组稿的。就是我利用我的关系有意识地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写。当时有意识地要有几篇文章,来研究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台湾和新加坡的收藏,涉及当代华人聚集区的代表性文章。所以基本上是我们出题去约稿的。最终大会形成了三本文献:《收藏文化研究》,研究华人收藏历史、现状、地域特点及结构等课题,有24篇30余万字;《收藏理论研究》,阐述收藏主题、功能、定位、收藏家的素养等相关话题,有25篇18万字;《大会采访录》,由六十多位业界精英回忆自己的丰富经历,并对艺术、鉴赏、投资、收藏、文化发表独到见解,有40余万字。那三本书现在很成功,突出了文化,强调文化收藏。祝君波透露,两本论文印了750套,采访录印了1000套,结果大会一开就不够用,媒体代表只有一本采访录,三本书都成了大热门。

“我是为国家打工”

祝君波曾经是上海朵云轩拍卖行的

总经理,因此有人说他操盘这个大会是为了再度出山。对此他只回答一句话:“我是为国家打工”。确实,做拍卖行老总也好,开大会也好,祝君波都是一个打工者。

祝君波有一段传奇般的经历:1973年他进入朵云轩,当时,美国总统尼克松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相继访华,中国外交逐步解冻,朵云轩刚刚恢复营业,要出版一套宋版古书式的《共产党宣言》,成立了一个12个学徒组成的小组,祝君波由此成为雕版学徒。1986年,祝君波成为朵云轩经理。1992年4月26日,朵云轩第一次与香港一家华资拍卖行合作,在香港拍卖朵云轩提供的拍品。1993年6月20日,在上海朵云轩举办了国内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品拍卖会。

作为内地第一家艺术品拍卖行的创始人,祝君波开始和藏家交朋友。当时他首先遇到的困难,是藏家不习惯于拍卖的委托方式,采取了观望的态度,拍品的征集有困难,结果首次拍卖会上的156件拍品,有三分之二的拍品是从朵云轩的仓库里拿出来的。不过拍卖会开得很成功,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:拍卖会是在希尔顿饭店举行,陈逸飞、谢稚柳等著名画家亲临现场,全国各大文物商店、佳士得、苏富比也都派人来了,更重要的是,张宗宪等海外著名藏家也来了,拍卖会印了500张门票,每张100元,卖了200多张,结果会场外还有倒卖门票的黄牛。拍卖结果成交率达到75.6%,总共250万元的估价,实际成交了830万元。祝君波说,要知道,当时朵云轩一年的营业额也就200多万元。从此,朵云轩的艺术品拍卖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祝君波向记者表示,上海市的领导已经宣布2010年要再办收藏家大会,我相信届时大会会开得很好。收藏家知道了这个会是值得来的。不过,届时由哪个团队来做,还是听领导的安排。

收藏家开大会,也许是古今中外没有先例的,祝君波却打破了这个先例。作为上海华人收藏家大会的秘书长,他让大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。巧的是,15年前的1993年,身为上海朵云轩的总经理,他也做了件史无前例的事情——在内地举办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品拍卖会。从那时起,他就和海内外的收藏家交上了朋友。

◎本报记者 邱家和 实习生 钱艳丽

邱黯雄：

◎ 战嘉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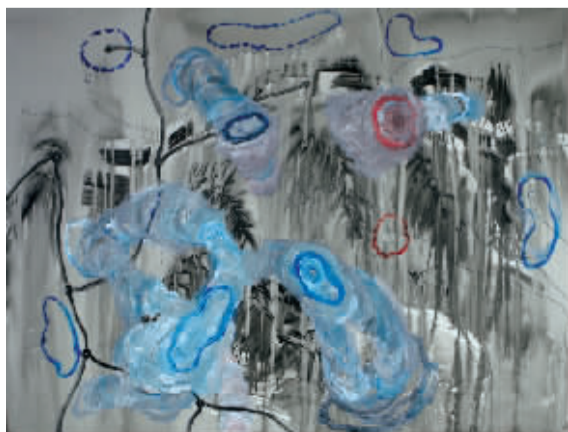
见到邱黯雄的时候,他正匆忙赶去一个颁奖现场,采访地点也因此由他的家变成了咖啡馆。从颁奖现场到咖啡馆的路上,他似乎有些不愿回忆刚才的一幕。“挺匆忙的赶去,然后颁奖就离开,这其实是个挺无奈的状态,但很多时候,我们又无法脱离这样的生活。”

1994年从美院毕业的时候,邱黯雄和所有艺术生一样,依旧过着随性慵懒的生活,有过梦想,想过追逐,但终究熬不过社会这个大课堂。选择了另一种方式,为自己的梦想借口。

在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学习的过程中,邱黯雄安然地停留了5年,自由艺术系在他当时还未成系统的思维定式里,更多只是给了一种空间,可以思考,可以想象,没有逼迫。



邱黯雄
原名是“邱岸雄”。90年代初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,作为当代艺术初期起步的年轻力量,“邱岸雄”陪他走过了人生的开始。直到遇到了现在的太太,为他改了现在的名字,稍带文人书卷气质,亦如他创作的来源。



大陆架的升沉 (3)

创作的本源早已根深蒂固

创作在归国后“迸发”

2003年归国后,邱黯雄选择定居上海。五年的思考与想象,已经将一个可以彻夜不睡,充满激情,厌烦工作,却又想法联翩的年轻艺术家,蜕变成一个肩负责任感的男人。这种转变从某种程度而言是飞跃,因为时间已经为此付出了漫长的代价。

他选择边教学边创作,在安稳中求生存。2004年开始,邱黯雄陆续把新媒体渐渐带入自己的创作中,不断地实验与探索。过去5年所积蓄的能量开始找到出口迸发。“可能是在国外待太久的缘故,在将思维属性回归到传统文化中时,才能感觉到创作本源的意义。”中国传统文化的悠悠长卷,其实早已在邱黯雄心中驻扎,根深蒂固。

制作水墨动画的奇才

2005年,八分钟的动画作品《在空中》,已经较为完整地铸就了邱黯雄当时的创作风格和思维深度。接近3000张的绘画工作量,每一张都是他亲手绘制。这些画在保留画布作品中的色泽和肌理的同时,运用动画的制作形式,将这一部分的艺术属性,体现得更具传统艺术意味。

《新山海经》在2006上海双年展展出时,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节奏,模拟了文明产生

的缩影模型。三面横向连接的大屏幕如一幅铺开的长卷,循环播放着这部动画,高科技与古意形成一种诡异的结合,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,有甚者更是以为上海哪天出了个奇才。

香港汉雅轩艺术画廊对他的水墨动画作品很感兴趣,仅对《新山海经》第一集投资就已超过10万。但是目前这部片子仍不能面向大众发行,而且在国内,把动画作为艺术品收藏的市场还根本没有成型。“但对这个系列而言还会不断增补内容,一集一集做下去,也是我的期待。”

2007年,邱黯雄装置影像作品《为了忘却的记忆》在北京Boers-Li画廊首次展出,并有幸入选参加了第39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,成为国内为数不多大型装置作品在巴塞尔艺博会中成功售出的记录。

太太是一切创作的动力

谈话中,他的太太始终伴随在他的身边,两人不时的眼神交流让这对一路从成都到德国,最后又一起回到上海的夫妻,有过艰苦,有过压抑,最终携手走进了幸福。“创作的本身是来自生活,而有了一个安稳健康的家庭之后,创作的力量会更坚定和确信,几乎大大小小的活动,太太都会陪伴在我的身边,我觉得踏实。”

我想,正是这种踏实,让邱黯雄的创作无拘无束,自由驰骋。